

论莫里森小说《秀拉》的异乡人主题

尤 蕾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莫里森的早期作品《秀拉》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但并不局限于女性的生存体验。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物作为异乡人的存在。在小说中,这种生存状态主要从三方面即空间、时间和人物的角度得以展现。而在当代社会,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异乡人并不局限于某个个体或群体,而是指向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境况。异乡人的身份既蕴含了边缘人的不幸,又因其混杂丰富的生存体验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它促进了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飞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莫里森对异乡人的关注反映了她敏锐的时代感。

关键词:《秀拉》;异乡人;现代人;生存境况;飞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71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420(2013)02-0063-06

一、引言

女性这一话题是莫里森众多作品的切入点,它们展现了“多变、差异、具体的黑人女性生存体验”^{[1]322}。《秀拉》(1973)是莫里森的早期作品,它奠定了作者“国内公认的作家身份”^{[2]150-152}。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三代黑人女性的历史,多角度地呈现了女性的友谊、女性的成长、女性的性体验以及母女关系等主题。有人甚至将女主人公与其好友从知己走向决裂的情感纠缠视为“黑人女性内心冲突”的外化^{[3]315-318}。但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小说并不局限于女性的生存体验。一条红线始终贯穿着这部小说,即:人物作为异乡人的存在。这里,笔者将从空间、时间和人物三个角度来探讨这部作品,同时指出在当代社会,异乡人并不局限于某个个体或群体,而是指向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境况。

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把异乡人(stranger, 或译陌生人、外来人)定义为固定在某一地域空间的“潜在的流浪人”。异乡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当异乡人由于基于其来源的异己性而被视作一种类型时,他们便成了异乡人群体。毋庸置疑,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是异乡人的典范,而现代美国黑人则可被视作异乡人的变体。美国黑人的历史从早期的被掳掠、被奴役、被隔离演变到后来的抗争和共存,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便一部分人已摆脱了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低下,却很难摆脱弱势族群的文化自卑心理。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的确体现了一定的社会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更是美国在面临各种危机时的政治产物,并不意味着种族歧视的消失和不平等政策的取缔。事实上,近几年来,美国种族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

收稿日期:2013-03-05

作者简介:尤蕾(1971-),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青蓝项目“当代美国文学中的边缘人”(NY210061)

而有所扩大。^①而就在奥巴马当选之际,美国种族仇恨明显升温,包括打砸抢等恐吓活动在内的种族袭击事件层出不穷。^②可见,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格局,依然任重道远。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秀拉》在今天也依然有着它的现实意义。

二、空间

莫里森认为,在美国社会,黑人是被边缘化的人群。“一个想成为美国公民的欧洲移民,与其他移民的共同点就在于对‘我’(指黑人)的蔑视——不为别的,只为肤色的不同。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都会站在一条阵线上。他们全都可以说:‘我可不是‘那样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成为美国人只是基于一种态度:对‘我’的排斥。”^{[4]232}作家把这种排斥艺术地再现于《秀拉》这部作品中。小说里的黑人定居点有一个富有寓意的名字:“底层”(the bottom)。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的居民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地理位置上,都身处底层。那么,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底层”吧。

我们不妨把《秀拉》看做是一部优秀的乡土文学(local color)作品。地域文化在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渲染。小说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了“底层”,它强烈的空间感让人仿佛看到了一幅定格在过去的静物画,“在他们连根拔掉龙葵和黑莓,为梅德林城修建高尔夫球场的那片地方,过去曾经是一个居民点。”^{[5]4}莫里森将笔墨倾注于“底层”这一特定的黑人定居点,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人们的言谈笑貌,忠实地记录了当地特有的地域风貌和人文特征。除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之外,莫里森还塑造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黑人社区。她希望透过《秀拉》这部作品,“使这个镇,这个社区,这个聚居地,尽我所能成为一个角色。”^{[6]49}莫里森的小说结合了西方传统文学的精髓和黑人口头文学的特质。“……她成功地吸取和发扬了黑人文化传统中独特的魅力,把从黑奴时代起就开始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7]445}她大量吸

收了黑人的方言、传说和民谣,尤其是她对方言,如俚语,缩略语,非语法句式等的娴熟运用,让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同时,莫里森也借鉴了内战后边疆地区盛行的幽默故事(tall tale)的创作手法。夸张的情节、人物黑色幽默式的自我调侃,无不生动表达了“一处地方或一个族群的思维惯式。”^{[8]316}

然而,鲜明的地域特色虽然带来了强烈的空间归属感,我们却无法对小说的虚构地名——“底层”视而不见。这个由白人命名的黑人的“家园”,其实坐落在土地贫瘠的山顶,它远非当初白人所承诺的丰饶的“底层”。“底层”这个词一语双关,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出发,用它来描述黑人的处境是再贴切不过的;而从空间位置角度看,它却又充满了反讽色彩。这个似是而非、富含象征意味的地名折射出家园的虚幻,颠覆了家园这个词所蕴含的安定温暖的情感内涵。颠倒黑白的命名隐含着权利关系:黑人族群被剥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的定居点命名。“底层”这个地名充分暴露了黑人的无力感和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象征着他们身在异乡的苦境。在这片他们虽然生活了数百年的土地上,他们依然只是异乡人。

对家园的疑惑感折射了现代美国黑人心理上的困惑。身处“家”与“非家”的临界地带,他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杜波伊斯(W. DuBois)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精辟地论述了美国黑人特有的双重意识:“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在一个黑色身躯里有两种相互较量的理想,它单凭其顽强

① 据《华盛顿邮报》称,美联储三年一度出台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显示,根据2007年的最新数据,美国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有所扩大。原因在于,白人家庭享受了更多的政府支持并在积累资产的活动中获得更多的纳税补贴。见王义. 美种族贫富差距扩大[N]. 参考消息,2009-03-25(6)。

② 南方济贫法律中心的情报系统主任马克·波托克一直从事种族仇恨犯罪的监控。他说此类事件已发生了百起:“这个国家有一大批的白人感觉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正在消失,他们祖先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从自己的手上被窃取了。”见崎川. 奥巴马当选后美国的种族袭击事件增加[N]. 中华读书报,2008-12-17(17)。

的力量避免了被撕裂开来。”^{[6]101}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他们在进退两难中灵魂深处的挣扎: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真的属于这片土地吗?一道“肤色界线”(color line 杜波伊斯语)横亘于美国黑人和种种机会之间,令他们倍感迷茫。与《秀拉》同时代的小说《根》(1976)里,作者亚历克斯·哈利对黑人身份的表述也很有代表性,“我们因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9]50-55}。

三、时间

《秀拉》的叙述沿时间顺序展开,历时四十余载。每一章节都以时间为标题,可谓别出心裁。我们不妨把小说对时间顺序的凸显视作是作者对事件的一种有意识的序化。美国心理学家格根指出,“事件在叙述中的顺序排列”是一种有效建构自我和意义的叙述行为^{[10]27-38}。借助这样的叙述行为,文本在建构逻辑意义的同时也建构了其审美意义。小说素材的组织以时间为纲,令整部小说笼罩在浓重的历史感中;而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始终围绕“底层”这个黑人社区,几乎从不跳出这个小小的区域之外。时间上的沉重感和空间上的封闭感从心理上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期待;它似乎是一种暗示——这个小小的黑人社区封闭而保守,传统势力占着主导地位。

那么,“底层”中人们的价值观是否真的如同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稳固和牢不可破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叙述中有两大时间断层。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1919年到1927年,集中记录了主人公秀拉的少女时代。第二部分从1937年延伸至1965年,其中1937年到1941年讲述了秀拉返回“底层”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如果说最后一章1965年与前一章1941年之间二十几年的时间跳跃,反映了主人公生前身后两重叙述的睽隔,那么在前后两部分之间,即1927年至1937年之间十年的空白就不那么好理解了。这十年是秀拉离开“底层”,游历在外的十年。本该是秀拉生命中十分关键的增长见识、丰富阅历,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十年,作者却一笔带过,即使在后

面的叙述中也极少提及,原因何在?

故事背景设定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某个小镇,让人不由联想到舍伍德·安德生笔下僵化闭塞、一潭死水般的小镇生活。小镇里的畸人们受到压制,而秀拉这样的叛逆型人物自然也会掀起一番波澜。曾有人这样来点评莫里森作品独具一格的魅力:“从第一部小说起,……她就刻画并弘扬美国历史上和当代美国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女性独特而强有力的声音。”^{[2]150-152}秀拉便是这样的女性。她返乡时的出场颇具暗示性:“秀拉回到梅德林的时候,随她而来的是一场知更鸟的灾害。”^{[5]84}因此,时间上的断裂预示着隐伏的危机。莫里森对秀拉外出十年的活动未作任何交代,其实是在影射外来事物的不可知和不确定。黑人社区保守的价值观看似牢固,仍不免受到秀拉这个异己者的猛烈冲击。在黑人这个群体内部,秀拉是个异乡人。如果说秀拉的好友奈尔“最终是以社会习俗来界定自己”,那么一生我行我素的“秀拉则存在于这一习俗结构之外”^{[11]109}。人们将她视作邪恶的化身,避之犹恐不及。邻居们给她贴上邪恶的标签,接着便纷纷开始以善良自居,以表现与秀拉的不同来定义和标榜自己。“秀拉的邪恶已经确证无疑,这就大大地改变了居民们的生活,然而其变化却是神奇的。他们每一个人的不幸之源一旦弄清,便一变而为互相保护和热爱了……还有最主要的,他们还抱起团儿来反对他们中间的那个害群之马。”^{[5]111}可见,在秀拉的身上,融合了自由者与替罪羊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这也是她作为异乡人的双重地位所决定的。^①

四、人物

若想秀拉这个人物身上找到生活中的原型,也许是徒劳的。作家自己也承认塑造这个人物有难度,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像她那样的人,从来就不知道哪个女人会像她一样”^{[12]473-489}。秀拉的身上投注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尽管她传奇

^① 齐美尔指出,异乡人的地位具有双重性。在他的身上,既体现了人际关系中远与近的统一,又融合了自由者与替罪羊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式的经历突出了个体的独特性和事件的偶然性,但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却使之成为一个有着现代人共性的类型式人物。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文化、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型,其基本特点是在消解传统文化的同时呈现出意义的不确定、去中心、多元多义化^{[13]431}。随之改变的包括对现代人主体身份的看法。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异质文化的相遇、碰撞和对话使主体身份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不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秀拉典型的异乡人的存在隐喻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她代表的是“复杂矛盾、难以捕捉、独立不羁、变动不居的现代性。”^{[6]70}人们对她眼角上方的胎记的不同阐释暗示着她不断变化的自我:在不同人的眼里,它是玫瑰,是响尾蛇,是蝌蚪,甚至是她母亲的一小撮骨灰。

成年后的秀拉与好友奈尔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对自我的理解大相径庭。奈尔的悲剧在于,她对自我的构筑依赖于主流文化——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规定的认同,这“是一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注视自我的感觉”^{[14]2}。在这样的注视下,个体的自发情感和自主意识日渐萎缩。在这样的注视下,她忘记了自身的需要和追求,从真正的生活中隐退。婚后的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成了一个只为男人而活,奉男人的评价为圣旨的傀儡。“直到裘德(奈尔的丈夫)指出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脖子;而在裘德把她的微笑看做是小小的奇迹之前,她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微笑除去咧开嘴之外还意味着什么。”^{[5]79}

与之相反,秀拉却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她为自己而活,其生命是流动的、开放式的。作为一个离经叛道者,秀拉背离了传统女性的身份。她终生未嫁,也从未当过母亲。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无奈之举,而是出自她自己的选择。“我不想造就什么人。我只想造就我自己。”^{[5]87}她拒绝扮演妻子、母亲以及黑人男性的安慰者的角色,坚持为自己而不为他人而活。秀拉行事不循常理、无视传统、蔑视权威,只追随着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其所表现出的自主性很难为他人所理解。

对秀拉而言,丰富和变化的人生是她毕生

的追求,而奈尔最感恐惧的恰恰是变化。在她眼中,变化如同地狱。而秀拉却认为:“地狱之所以是地狱,因为它没完没了。”^{[5]101}“没完没了”是秀拉所不能忍受的一成不变和周而复始。秀拉代表的是充满不可知的变数的现在,而奈尔却是静止不变的过去所投下的一个影子。奈尔(Nel)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的谐音 Knell,意思是“丧钟声”,这似乎是对她固守过去和它所代表的传统的一个注脚。莫里森为这部小说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氛围:过去无所不在,同时却又在一点点地消逝,这就暗示着变化的不可避免。而变化恰恰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内在世界)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15]59}。这难道不正是秀拉一生的追求吗?

五、异乡人的现代变体

需要注意的是,作品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奇幻风格使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成为一个隐喻式的符号人物:她指向自由自主的生存状态,基于真实又超越真实,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一个大胆的预言,是深入思考自己族群未来命运的结果。秀拉对自我身份的不断探寻和她实验性的生活,暗示着美国黑人对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追问和寻找,以及不断的重新定义。这是一个民族求发展的根本,是黑人历史的写照。鲍德温(Baldwin)认为,“黑人的历史是一系列追求和证实身份的无休止的运动。”^{[16]250}而莫里森的创作一向目的明确——为了黑人民族。她用诗意的语言表现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不断从深度和广度上挖掘黑人题材。从最早的《最蓝的眼睛》(1970)对黑人文化的召唤,到展现黑人女性独立精神的《秀拉》,到追溯黑人文化之根的《所罗门之歌》(1977),到表现黑白文化冲突的《柏油娃》(1981),到反映美国黑人百年历史的三部曲——《宠儿》(1987)、《爵士乐》

(1992)和《乐园》(1998),再到反思种族隔离废除后遗留问题的《爱》(2003),及至追溯美国奴隶制起源的最新作品《悲悯》(2008),莫里森将其创作主旨一以贯之,并始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在《秀拉》中,时代精神正是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性”。在《没能说出的不可说之事》一文中,莫里森这样来评述秀拉:“她是新世界的黑人、新世界的女性,于无可选择之中发明选择,创造性地应对着既定事物。”^{[17]1-34}

上世纪70年代见证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三次高潮。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60年代民权运动蓬勃发展,黑人和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则如火如荼,形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民权运动的展开,是美国黑人在无可选择之中的选择。这种创造性的选择,这种对既定体制和规则的挑战,不能不说受到了盛行于50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存在主义思潮的追随者认为,“人的本质是自己创造的……人拥有自己,完全对自己负责。”^{[16]231}而《秀拉》这部作品也有几许存在主义的印记。在“上帝已死”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取代了上帝,而存在的意义则在于创造可以取代上帝的规则。秀拉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人间的上帝”,她占据了外婆在“木匠路7号”的房子。上帝用7天创世纪,耶稣传道前是个木匠,对圣经的影射进一步揭示了秀拉的现代人格。而在社会形态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又怎能不把现代人的生活看做是秀拉个体生命的延展?

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多元文化的冲击、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异乡人的境遇已渐渐演化为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境况。我们几乎可以为现代人贴上异乡人的标签。诚然,作为实体的异乡人古已有之,而作为概念的异乡人在齐美尔于1908年一篇短文中提出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它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异乡人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15]132}。

同时,异乡人的双重地位又大大冲淡了置身他乡的凄凉感。异乡人身份既蕴含了边缘

人的不幸,同时又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活力。它促进了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飞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又译“离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其重心从早期犹太人悲凉的流亡生涯演化为后现代作品所表现的异乡人异常混杂丰富的生存体验。后者是跨边界、跨国界、跨文化的产物,具有开放心态下变化无穷的创新色彩。这也是象纳博科夫、辛格等典型的飞散作家日渐受到重视的原因。莫里森的作品也有这样的特点,无论在情节构筑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都令人耳目一新。小说中,秀拉尝试的正是基于想象力的创造性的生活,不受世俗偏见的束缚,因而也具有一种独特的客观性。而客观性也正是齐美尔所指出的异乡人的特点之一。“客观的人是不受任何确定性约束的,确定性可能会给他对既定事物的接收、理解和权衡造成先入之见。”^{[15]344}摆脱了先入之见的秀拉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洞察力。在她看来,“底层”其他女人全都“像树桩一样等死”,唯有她真切地“在这世界上生活过”^{[5]134}。而小说作者,也以同样的敏锐抓住了时代的脉搏,用绝妙的笔触呈现了现代人身在异乡,或者更确切地说,心在异乡的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 [1] 唐红梅. 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2] HUNTER J W. Introductio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94.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2004.
- [3] MICKELSON A Z. Winging upward, black women: Sarah E. Wright, Toni Morrison, Alice Walker [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22.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2.
- [4] DRAPER J P. Morrison on black-whi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81.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4.
- [5] (美)托妮·莫瑞森. 秀拉[M]. 胡允桓,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6] 王守仁, 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王家湘. 二十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8] 朱刚.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9] 杨静远. 根[J]. 读书, 1979 (1):50 - 55.
- [10] 徐畅.《乌鸫》:多重质疑下的“自我”和“意义”[J]. 外国文学评论, 2007(4):27 - 38.
- [11] BYERMAN K E. Fingering the jagged grain: tradition and form in recent black fiction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5.
- [12] MORRISON T, STEPTOSOURCE R. "Intimate things in place":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977(18): 473 - 489.
- [13]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4] DU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1994.
- [15] 格奥尔格·齐美尔. 现代性的诊断[M]. 成伯清,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6] 史志康. 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 [17] MORRISON T.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89 (28): 1 - 34.

Strangers in Morrison's novel *Sula*: a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YOU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Morrison's early work *Sula* is a novel about women, yet it covers more than women's experiences. There is a main line running through the work, i. e. , the characters exist as "strangers". The novel presents its "strangers" in terms of space, time and charact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rangers" —a product of modernity—are not limited to particular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eir life represents the life of modern people as a whole. "Strangers" imply, on the one hand, the misfortunes of marginalized people; on the other, the limitless creativity due to their heterogeneous experiences, which triggers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whose popularity has been felt in recent years. Thus, this novel of "strangers" reflects Morrison's keen insight into her time.

Key words: *Sula*; strangers; modern people; living; diasporic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张玉梅)